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五十一回 胡世將議敵金兵

卻說王倫至汴京見兀朮，復高宗講和命。兀朮因割東、西、南三京，壽春府宿、亳、曹、單等州，及陝西京西之地與宋，自引眾從祁州渡河而去，朝見金主，以歸河南、陝西地為非計，奏金主曰：「撻懶、蒲蘆主割河南與宋，必有陰謀。今宋使王倫在汴，主公可止之，勿令逾境，候再圖中原也。」熙宗從其議。王倫在汴聞之，即遣人奏知高宗，言：「金人奸詐不可信，臣當赴金國再議講和一事。若無異論，然後歸奏。」帝下詔允行。王倫即離了汴京，迤邐至金國。行及中山，會金撻懶等謀反，被金人所執。倫見金主於御子林，奏曰：「臣倫領上命通兩國和好，今既交割宋、金封界，結為唇齒，事已定矣。何復詔倫無得逾境，莫非有他意乎？」金主不答，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王倫。紹文承命出衙府，詰王倫知撻懶罪否。倫對以不知。紹文曰：「當日欲和盟好，雖定宋之進貢歲幣，今爾無一言及貢禮，反求割地，必與撻懶通謀，但知有元帥，豈知有上國耶。」倫曰：「比日蕭哲以圖書許歸梓宮及韋太后，並割河南地，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，與民休息，遣人奉使通好兩國耳。倫安得與撻懶私哉。」紹文復曰：「卿留雲中時，已無還期。今我主放汝歸國，曾無以報，反間貳我君臣哉。」即令左右將王倫拘於河間以待報。眾人即將王倫押赴河間去了。紹文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見高宗，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，及索河東士民之在南者。藍公佐受命去訖，不提。紹文以拘倫奏知熙宗，熙宗大喜曰：「卿真能了公事也。」忽報張通古為使回，熙宗命召進。通古人見熙宗，朝禮畢，熙宗問曰：「卿為使中國，言許歸河南地，曾議貢禮回報乎？」通古奏曰：「宋之君臣以梓宮未還，河南本是故疆，多有不肯屈己受詔諭者。歲貢之命，臣所未聞也。」熙宗怒曰：「不取河南，難雪吾恨矣。」通古復奏曰：「主公欲取河南地，即今宋置戍兵防守，尚及其部置未定，當議收復。」熙宗然之，命幹本為都元帥，大閱國中兵於祁州。著令兀朮引兵十萬，自黎陽趨河南。右監軍撒離喝部兵十萬，出河中趨陝西，分道入寇。

詔下，撒離喝等承命各領兵去訖。時紹興十年五月也。

卻說兀朮部十萬人馬，離了金國，望黎陽進發。旌旗蔽日，殺氣凌空。至洪鎮駐紮，翌日升帳，大小三軍擺列。兀朮喚至驍將孔彥舟，部眾取汴京去了。又喚驍騎烏祿、神將李成近前曰：「汝二人各引精兵二萬，烏祿攻襲歸德，李成攻取河南。

若得勝回來，吾當重保爾等官職。」烏祿、李成得令，即分兵攻擊諸郡。兀朮分撥已定，迂人以書約撒離喝進兵。聲息傳於諸鎮，孔彥舟、烏祿、李成驅兵四出。於是，東京留守孟庚、南京留守路允迪見金兵勢大，皆以城降。兀朮乘勝南下。哨馬報至西京，權西京留守李利用聞金兵來到，棄城而走。河南州縣皆望風納款，惟拱州守臣王慥、亳州提轄魏經會兵欲戰。王慥謂魏經曰：「天子以封境付吾等，今日有死而已。此膝不可屈，城決不可降。」魏經深然之，因募集精壯欲為死守計。數日報來，兀朮大勢人馬已到。王慥與魏經部軍迎敵，遙望塵頭起處，金鼓喧天，無數胡眾來到。王慥排下陣勢，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下對陣。兀朮金盔銀甲，跨烏龍駿，大叫：「宋將尚不早降，而欲邀兵迎戰，莫非尋死路乎？」王慥怒指兀朮罵曰：「爾乃背信敢狗敗盟而來，天地鬼神亦不容汝也！」兀朮顧謂部下誰敢出擒此輩。言未畢，一將應聲而出，乃金將律耶哥舒也。律耶哥舒拍馬挺槍直奔王慥，王慥舞刀交還。二人戰上數合，胡騎眾盛，宋兵先自奔走。王慥力戰律耶哥舒，不為少退。

兀朮見哥舒戰王慥不下，於馬上拈弓搭箭望宋將當門矢來。弦響箭到，王慥不知持防，正中左頰，墜於馬下。魏經正待救應，哥舒一槍刺透咽喉而死。可憐二將俱喪於金人之手。兀朮已取了拱、亳二州。是時，撒離喝人馬亦取同州趨永興軍，權知軍事郝遠開城門納之，陝西州縣所至迎降，遣人會兀朮兵進據鳳翔府。初，關陝新復，朝廷分軍屯熙、秦、鄜、延諸路。撒離喝既至鳳翔，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，及聞金兵南下，遠近震恐。

聲息傳入臨安，秦檜以其專主和議，至見金人敗盟，甚懼，謂給事中馮楫曰：「金人背盟，實我王之。今彼舉兵入寇，我之去就未可知。前此大臣皆不足慮，若君上以戎務任張濬，則事可憂矣。公其為我探上意如何？」楫許之，入見帝曰：「金人長驅犯順，勢必興師，如張濬者，且須以戎機付之，可敵金人也。」帝正色曰：「寧至覆國，不用此人。」檜聞之喜。越二日，邊庭飛報胡馬已渡淮，近取了東京、南京，河南等路州縣盡皆陷沒。高宗大怒，因謂廷臣曰：「羯虜背盟，朕與之誓不兩立。」樞密院韓肖奏曰：「陛下既測金人反覆無常，勿專於和議。親御六龍，戎衣而起，則士氣百倍，何患敵不可滅，中原不能復耶。」高宗即命東京副留守劉錡疾赴邀截金人來路，鄜延經略使郭浩領兵從西路抵殺虜寇，吳玠節制陝西諸軍，嚴守津要。遣人齎御札金牌前去江州，召岳飛為江北諸路招討使，專主征伐。詔下，各路去訖。

忽福州報到李綱卒，高宗聞報，因哀慟曰：「朕自承位以來，前後得綱總理，甚有條緒。近因不為眾所容，謫居於外，遇覽其疏奏，忠義凜然，如言猶在耳不忘。日前吳玠已卒，感念之未置。今李綱繼亡，胡寇日亂，莫非天意不與朕得整太平乎？」群臣聞之，亦各悲感。後人有詩贊云：景星夜夜照樵城，竟產明良杰俊英。

雙手擎天扶社稷，一身衛地保蒼生。

拳拳效志陳宏略，惘惘輸忠建大經。

何事鑿與南渡後，故教賢宰遠朝廷。

卻說陝西諸將因得高宗詔，著令嚴守關隘。金撒離喝兵至河池，哨馬回報，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兵將近，倉卒召諸將商議。時吳玠、孫渥已在計劃守敵策，適楊政、田晟二人繼至，因謂世將曰：「金人精銳，吾軍眾寡不敵，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。」孫渥亦曰：「撒離喝勢大，河池不可守，莫若從楊政所議。」吳玠厲聲折之曰：「儒語沮軍，可斬也。今天子詔下諸州，命截金人來路。我等正當戮力拒守，惟在死門，何以退避為計。」因謂胡世將曰：「玠願以家眷百口保河池以破敵，如不勝，甘就誅戮。」世將壯之曰：「微將軍則敵人愈肆凶狠也。」即遣諸將分據渭南，著令吳玠屯陝西之北砦，自與楊政、田晟屯蜀口。吳玠即辭世將，引所部一萬人馬，前抵陝西路邀敵金人，哨馬報近日撒離喝攻破扶風，築城以拒我軍，即日分遣胡騎大隊犯石壁砦，聲息甚緊。吳玠問：「誰可前往迎敵金兵？」川將姚仲應聲而出。吳玠與兵三千，交姚仲去迎敵。

玠又問曰：「金兵眾盛，石壁砦最是關要所在，倘有疏虞未便。

誰敢再去？」帳下統制李師顏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吳玠亦與驍騎二千。兩枝軍馬去了，吳玠下令將未遣軍馬，且撤退二十里，恐防金人衝突之患。

且說姚仲引軍前抵石壁砦，遙望胡騎人馬喊殺震天，正與宋軍相遇。姚仲橫槍立馬指撒離喝而罵曰：「背約反賊，尚敢犯寇中國哉！」撒離喝大怒，使鶻眼郎君出馬。鶻眼郎君以三千騎直衝過來，姚仲挺槍抵戰。兩馬相交鬥，不數合，胡將烏龍先鋒拍坐下馬跑出助戰。姚仲力敵二將，並無俱怯。又鏖戰數十合，胡兵以連座軍攻入，宋兵皆遁。姚仲正在危急中，忽雁頭砦一彪軍馬殺出，乃李師顏也。兩下夾攻，金人尚不肯退。

姚仲激怒曰：「若不能勝，何以見吳節使？」勒騎衝入金陣。

烏龍先鋒不捨復鬥，被姚仲一槍刺於馬下。李師顏以驍騎繼至，將連座軍馬腳砍倒，金兵大敗而走，死者不可勝數。撒離喝奔入扶風據守。

姚仲與李師顏合兵，回見吳玠，報金人走入扶風。」吳玠笑曰：「兵法云：敵近而靜者，恃其險也。量扶風小小城池，雖填滿其兵，焉能拒我哉！」遂下令眾軍速攻之。於是，軍中裝起雲梯，乘勢攻擊。城上矢石如雨，宋兵不能前進。吳玠曰：「金人性暴，莫如城下罵挑之，彼必激怒而出，一鼓可擒。」眾軍即於城下遙罵之，數以糧草不繼，則爾群羯奴盡為死鬼。

撒離喝怒甚，謂鶻眼郎君、李堇哈哩曰：「吾當親出，與宋將以決雌雄。」李堇哈哩曰：「吳玠勇而多謀，大王只宜堅守，候

四太子兵集，然後出敵，可保必勝也。」撒離喝不從。次日，爰整胡兵，出扶風與宋兵陣於百通坊。兩陣對圓，吳璘立於門旗下，見撒離喝出戰，心中暗喜，顧謂李師顏曰：「爾可部兵二千，從左路抄出扶風埋伏。若見山後火起，便殺入城中，自有兵接應。」師顏於陣後領兵去了。對陣中撒離喝鼓眾鳴金殺入，宋軍中吳璘約兵望後齊退，胡騎乘勝趕來，不數里，望見後面火煙大起，喊聲不絕，撒離喝與鶻眼郎君等恐中計，回身殺出。將近火邊，鼓聲響處，兩壁廂二軍齊出，左有姚仲，右有潘勝，山上箭如雨發。撒離喝大驚，不敢戀戰，刺斜殺回原路而走。吳璘勒兵掩殺，金兵蹂踏死者不計其數。撒離喝殺開一條血路，將近扶風，城壕邊一將截出。為首領兵將乃李師顏也，大叫：「胡賊速下馬受降！」撒離喝欲待死戰，後面姚仲軍馬繼至，與鶻眼郎君、李堇哈哩並力奪路奔鳳翔。吳璘進拔扶風，捉獲金將三員及女真一百七十人，掠其馬駝輜重無算。

由是金人不敢度隴，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。捷聞行在，高宗大悅曰：「川陝一路，朕不足憂。惟東京近逼金人尤可慮。」因敕劉錡疾速進兵，仍詔岳飛沿邊接應。使臣領詔去訖。